

模特容易选出病



书名:《让我们一起恨天才》
作者:汪洋
出版社:江苏文艺出版社

内容简介

策划了《范冰冰×男人装×蜷川实花》、《天体狂想曲》等成功杂志大片的《男人装》人物总监汪洋,痞子的外表下藏着对女性的尊重和体贴。拍过无数美人,面对美女却还会无措。这样一位“做游戏文章能真游戏,写妙趣故事能真妙趣”的文艺青年,终于把自己对时尚、生活及人生的独特见解集结成 76 篇精彩的随笔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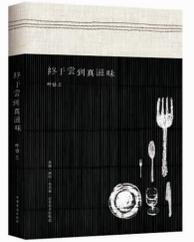
《李师师和她的后裔》



作者:阎连科
出版社:江苏文艺出版社

周明在南线战场上与季红轰轰烈烈地恋爱了,像他遥远的祖先周邦彦一样,与李师师、宋徽宗展开了一场纷纷扰扰的感情纠葛。祖先的爱情总是在周明的脑海中萦绕,他的“穿越”终于使他在多年之后,领悟到爱情、战争、政治之间欲说还休的微妙关联。

《终于尝到真滋味》



作者:叶怡兰
出版社:中国华侨出版社

叶怡兰是很早就决定以“享乐”作为终身职业的饮食旅游生活作家。坚持相信,真正的“享乐”,不是短暂的眩惑声色之娱,也不是一味金钱或地位的堆积,而是需得认真的涉猎、深度的累积,需得花些时间下些功夫,方能从心灵到视觉、听觉、嗅觉、味觉、触觉,每一种感官,都真切切切长长久久地感到喜悦与欢愉。

寻找新面孔这件事非常难办。在各类时尚杂志上看到每一个模特女孩,基本上是一道道筛子筛出来,被千百人指指戳戳,各种心理比较和专业眼光拉锯的结果。我认识的一位模特有个小本子,上面用各种字母代表了一天要做的事,比如 M 就是面试,S 就是试装。于是我看到她的小本子上密密麻麻的 SM,偶尔蹦出个 P 来,一问还不是 PARTY,而是排练。所以对这样的姑娘我常常心生爱怜,真想一把揽在怀里。

很难计算一个自身素质很好的模特出道究竟会遇到多少次面试,几年的活跃期里面会经历千百次怕是正常的。活跃在欧美的一些中国面孔,为了抢占机会,经纪公司可能在一天之内既流氓又敬业地为其安排多场秀的面试,一场到另一场之间为了节省时间(当然也是因为一般国外打车又堵又贵,地铁这帮姑娘还坐不明白),她们就用开修长的大腿绝尘前往。

由于工作需要我经常选模特,这中间出现了很多哲学、社会学甚至人类学问题。第一是我不爱迟到,但是如果面试的地方很

远,以北京交通不可预判的堵车程度,迟到是家常便饭。哪怕只是 5 分钟,那种在车内的焦虑不可言说——眼前会浮现出一群女孩无所事事地咬着手指头,穿着高跟鞋站在一起,为了不把裤裙弄褶,连坐都不敢坐,只等着面试者大驾光临。进门之后我常常气都喘不匀就赶紧把头发拢拢说:“让我们,开整吧!”如果是模特公司来,我就更加惶恐。电梯里挤满了穿着高跟鞋一米八五左右的女孩,你走在最前面,后面是一排踢踢踏踏的高跟鞋声,迎面走来的人用惊恐的眼神看着你身后,这种感觉就像是没登台,但是镁光灯已经打在心怀鬼胎的脸上。

关键模特们的示好是让正常人非常难以招架的。她们竟相表示自己非常符合条件,有的甚至在没有任何人提议的情况下,穿得过于符合男性审美,一眼就能看出是精心梳妆打扮,心里憋着用外貌 1 秒钟置你于死地的坏水的。即便我能用 1 秒钟判断一个女孩是否符合一组片子,为了她们远来需要尽兴的心理得到平衡,只能拿着相机假模假样地表示很感兴趣,拍一张正面,拍一张

侧面,拍一张背面,拍一张站着,拍一张躺着,拍一张蹲着,拍一张趴着,拍一张拿大顶……所有人心照不宣地精疲力尽。有一次面试的女孩从另一个城市赶来,进屋的第一眼我就已经宣判了结果,但是为了人类最基本的道德,我陪着她痛苦聊了 20 分钟两地文化差异。

有位业内著名摄影师跟我讲,半辈子过去他仍旧受不了面对一群模特的状况,一是出于尊重,无法冷酷地对待在这个行业奔命的女孩,比如迅速地说出“下一个!下一个!”二是在专业和人性两难上苦苦挣扎,几轮面试就会口干舌燥内分泌失调。

就在前几天,我见过第 78 个模特后,又从门口涌进一批人。所有女孩像孔雀开屏一样排开,摆出自己最美的 POSE,经纪人在耳边介绍起这个拿过什么样的奖。一瞬间,我就像是电影《毕业生》开头那个汗流满额头的本杰明,身后是一面争奇斗艳的鱼缸墙,在天花板上流溢。而坐在那里双手紧张地握住拳头,像 iPhone4s 里面的 Siri,机械应答着一切。

把一个模特从头到脚打扮起来是很爽的一件事,造型师和服装编辑的快乐就在于此。于是,行业中的男编辑、摄影师无一例外喜欢年轻、漂亮、没有明星架子、不挑三拣四的女模特。她们往往涉世未深,被公司训练得“知书达理”,对各种匪夷所思的拍摄要求表现得恭顺可人。模特们早已经适应了指手画脚的面试,行业资深的模特偶尔会安排一天之内跑几个场子,有时候遇到不靠谱的面试者,等上几个小时也不稀奇。每当见到一群大老爷们儿围着一个姑娘打扮得起劲,我就想起小女孩们的童年芭比游戏,把一件件华丽的衣服在毫无反抗的对象身上变来变去。

有一次演员周迅作为模特,颓倒在摄影师家的沙发上,我顺口说:“有那么累吗?”她瞪了我一眼说:“你试试!”的确,工作 5 小时,搞几张照片,人神共愤啊。一个热闹的摄影棚,大布一拉,那白花一片一片,要是关了音乐,还以为精神病院呢。周云蓬那首歌能做《模特之歌》:“我在疯人院里,一切都很好,每天做着电击,没有烦恼。”

在香港写小说很寂寞

董启章中学成绩优秀,考入香港大学时,却选择了中国文学专业,一年后转念英国文学和比较文学。他解释转专业的原因:“第一,当时的香港大学中文系比较保守,教学方法没有新鲜的东西,所以觉得有点失望,后来就去尝试听听英文系和比较文学的课,那边的教授教书方法很不同,比较重视启发,而不是把一些既定的东西告诉你;第二就是以前看外国文学也不多,在大学接触之后就有新鲜感,也希望多学一点,后来就转到比较文学系了。”1989 年,董启章本科毕业,接着攻读硕士学位,两年以后开始写作。当时《星岛日报》新开一个叫“文艺气象”版面,编辑鼓励年轻人创作,董启章一个月发表几千

字的小,大受鼓舞。可惜“文艺气象”办了一年就停了。董启章心想:“没有别的发表空间,不如参加比赛。”当时正是台湾文学奖的黄金时代,便从香港投稿到台湾。1994 年,董启章获台湾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,1995 年获联合报文学奖长篇小说特别奖。

1994 年,董启章硕士毕业,试着去求职,找过一两份工作都不顺利,就决定在家写作,拿奖以后觉得暂时可以生活下去,便没有找工作。迄今为止,董启章没有一份正式的工作,全都是兼职,主要在一些大学教写作课。

在香港,单靠写作很难维持生活。如果成为专栏作家,便有一份固定的收入,董启章却觉得自己不适合写专栏。有一段时间,他写了

很多书评,每个月大概有几千块的稿费收入。对家人的反应,董启章说:“可能刚开始不太明白,因为我以前念书蛮好的,大学时我跑去念文科,已经是属于不怎么赚钱的科目,毕业后也没去找工作,在写文章,但是也能够生活,所以他们也并没有特别要求我去改变。”

董启章的太太在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教书,收入稳定,使董启章不必担心生活的问题。因为董启章的时间有弹性,多由他照顾小孩,白天送孩子上学、放学,晚上陪做功课。而自己上午到下午都非常有规律地写作,通常可以写三千字。

临别前,我问:“在香港写小说会不会觉得寂寞?”董启章淡淡地说:“可以这么说。”

《你好,台湾味道》



作者:张美芝
出版社:天津教育出版社

从台北吃到垦丁:卤肉饭、牛肉面、生猛海鲜;夜市小吃味,泡泡咖啡馆;上得周董意法餐厅,下得寻常鸡腿王——吃得高兴,吃得过瘾,随性吃到一百多种吃喝美味,与嘴馋为食的你一同从早到晚、从粗到细、从轻到重、从新到旧由始至终,吃出台北历史文化真材实料最最滋味。原来,台湾味道,就是吃的天堂。



书名:《思想人:当代文化二十家》
作者:李怀宇
出版社:漓江出版社

内容简介

本书是文化记者李怀宇对多位著名学者的采访记录。访谈的内容大多涉及学术文化、历史人生,今集成此书,或可视为一位后学向前贤问道解惑的对话,从中探求一些知人论世的史料和真知灼见。